

董宁文 编

绿原 谷林 李文俊
何满子 丰一吟

周有光 戈革 潘旭澜

范用 朱正 高莽 田原

金性尧 苏叔阳 米新夏

伍立杨 纪中 黄宗江 牧惠

止庵 戴煌 许觉民 邵燕祥

刘二刚 许渊冲 朱健 岳麓书社

我的书房

王世襄题



方成 辛丰年 吴岳添

王春瑜 柯文辉 李福眠

韩石山 庞朴 陈四益

黄裳 王稼句 杨绛 赵蘅

宋词 陈克希 陈子善

彭国梁 龚明德

流沙河 何卫东

我的书房

董宁文 编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书房/董宁文编. —长沙:岳麓书社, 2005

ISBN 7—80665—622—7

I. 我... II. 董...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2600 号

我的书房

作 者:董宁文 编

责任编辑:杨云辉

封面设计:速泰熙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6,000

ISBN7—80665—622—7/I·712

定价:24.00 元

承印: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

地址:长沙市银盆北路银太纺织厂双鱼楼

邮编:410006

电话:0731—89059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五十八个人写书房

董 桥

南京董宁文寄来《我的书房》的目录和书中几篇文章校样要我给这本新书写序。这位董先生主编《开卷》杂志多年,每期都寄来给我看,偶尔也选登我写书写人的随笔,有事没事还通通信,算是没见过面的老朋友了。姓董的人不多,人海里结交一个是一个,总有几分万壑惊雷的喜悦。这些书房文字好像都先在《开卷》上发表,董先生年前好像也约过我写,我拖了些时日没有交卷。“我的屋子,也叫做书房?”高莽先生远远一声感叹,寒舍远远响起了回音。

访书的雅趣远比藏书的书房好玩。书房书斋书室从来都带着布尔乔亚高档的情味,万一再起一个典丽的斋名,就算只起在一枚古旧的寿山青田石章上,那是华美的颓废了,恰似黄裳先生说的“纸上烟云”。黄先生的“断简零篇室”、“梦雨斋”、“草草亭”、“来燕榭”难得都浮沉在几番政治的血腥风雨中,蓦然回首,依稀撩起的依然是空阶雨滴的无据和西风梧桐的惦挂。那其实是比藏书之房更长寿的古趣,也比毛润之先生满室缥缈的会客大厅可喜。毛先生大半辈子丧失了逛书市的乐趣,他调了那么多线装书去读,给他布置一间书房也算还他一点慰藉了。

英国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早年爱买古旧典籍,发起成立书会 Baskerville Club,步入中年一度苦苦集藏伊丽莎白一世和斯图亚特王

朝时期的英国文学经典,说那是不朽的瑰宝。剑桥有个图书馆馆员告诉我说,凯恩斯一生藏书几万卷,原先是分开收存在三处宅院里,二次大战结束原想集中贮藏在 Gordon Square 大宅的二楼大厅,还买下邻居房子打通扩大空间,不料一九四六年六十三岁辞世。那批藏书大半也就捐给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了。“凯恩斯最想有个够大的书房,到死都没有!”那位馆员一脸阴霾。

一九七七那年,英伦爱书藏书的人都在读 A.N.Munby 的新书《Essays and Papers》。这位大学问家正是剑桥英王学院图书馆馆长,亲手整理过凯恩斯那批藏书,我的英国旧书商朋友 James Wilson 认识他,说他家没有书房,说他的家就是他的书房。他写典籍源流不好看,写猎书奇缘最是生动。书中有一段写十八世纪银行家 Dawson Turner 替他妻子的蚀刻画装裱成十二本册页,曼比竟然买到了特纳自家留藏的一本,一时冲动又送给了一位文物专家,悔恨之余,有一天到 Cecil Court 一家旧书店跟老板诉苦。“等一等”,老板听了匆匆到地窖拿出一本来,曼比眼前一亮,立刻买了。他吩咐老板万一再碰到一本千万给他留下:“有个朋友想要!”老板一听又说“等一等”,匆匆又到地窖里捧出一本来。“别再这样折腾了,”曼比说,“那九本我全要了!”话一出口,他自觉唐突:十二本两百年前的稀世册页他已然弄到了三本,还指望什么?

董宁文主编的这本《我的书房》里登了一张谷林先生杂书乱叠的书房照片,我看了真有回家的感觉。八十五岁的老先生说:“我遵宁文的吩咐,附上照片,不知哪一位看了能帮我出个主意!”依我看,谁都出不了主意: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乱叠起来的,整齐了反而减了妩媚;老先生几十年集藏的图书这样蓬蓬茸茸才好看,衬得起案头那盏孤灯的相思。

序“我的书房”

流沙河

谁说非要有个书房不可，我就不信。没有书房，书还得读。回想年青时太幼稚，召祸被戴帽，痛苦得要死，多亏躲在本单位的锅炉房内，读完《庄子》，得以自解倒悬，终身受用。此后又在拉煤拉米余暇，攻读《易经》、《诗经》、《楚辞》、《汉赋》，积有心得，使我不至为新诗所耽误，老来能混一碗饭吃。又后来机关图书馆扫除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数千珍籍被囚禁一室。人事科长怜我贫穷，吩咐说：“你进去住宿，好生看守着，房租就给你免了。”他于我有恩，没齿不敢忘。有书读，那就好，要什么书房。

遥想元明之际，王冕牧牛读书，陶宗仪耕田写作，不但书房，连书桌也没有。晚明归有光少年有书房，名叫项脊轩，有一篇《项脊轩记》，读中学背通过，艳羡他。他生在官宦人家，所以享有书房。寒门子弟居处逼窄，休想。不过，茅檐瓮牖之下历来都有才士颖出，以验证不公平的世道仍有公平在焉。旧社会再黑，也给读书人留了一条出路，使斯文一脉得以延续，薪火不绝。

最可怕的是二十世纪的十年文化浩劫，珍籍搜掠殆尽，无书可读。拿一本书给你，你也不敢读，装憨作傻，胼手胝脚，或有助于偷生保命。莽莽神州，此时仅有极少特权新贵如姚文元者，以及他手下的棍子们，能够徜徉于书房之内，翻档查籍，以构陷天下的臭老九。什么



书房，我诅咒它！

天道好还，黑暗终有尽头，隧道终有出口，命大不死的老九们终于爬出洞来，抬头见到天日，且有自己的书房了。当然，有的精致些，有的简陋些，不一。好在“鹪鹩所栖，不过一枝”，都不在乎这个。精的固佳，陋的亦不坏。所憾者壮岁不复返，其间七老八十“春秋鼎盛”的在本书内已占绝大多数，而“富有春秋”的如伍立杨、刘俊也满四十岁了。愿我读者拭目看个仔细，这是一群天鸡，登金陵之凤台，啼文化之清声。事关风雅一脉，非徒娱人耳目。“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声动金石，旨在呼唤大光明，瞻望新时代，而不是在各赞美其鸡窝，如胥靡小知者之沾沾自喜也。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三年前搬家到大慈寺路，总算有了专用书房（从前那个兼作睡眠与会友之所）。就怕自己驽骀成性，日无一得，对不起高书橱和大书桌。川剧《做文章》那个少爷逃学，三年才读完一本《百家姓》。叫读《论语》又认不得曰字，惊叹道：“噫，三天不进书房，日字就长胖了！”我当引以为戒。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四日成都

目 录

1	五十八个人写书房	董 桥
3	序“我的书房”	流沙河
1	我的书斋	绿 原
5	说说我的书房	谷 林
8	我的“静轩”	李文俊
11	我的书斋	何满子
14	我的“书房”	丰一吟
17	有书无斋记	周有光
19	关于书房	戈 革
23	田间秋思	潘旭澜
26	书房礼赞	范 用
28	十全书室小记	朱 正
31	我的书房	高 莽
34	愧对书屋	田 原

37	星屋小记	金性尧
39	我与书房的情感	苏叔阳
42	邃谷楼记	来新夏
47	我的“知足斋”	纪 申
50	流浪艺人的书斋情结	黄宗江
53	我的书斋	牧 惠
56	我与书房	止 庵
59	且说蜗牛居	戴 煌
63	我的书斋	许觉民
66	我的书房	邵燕祥
68	午梦斋	刘二刚
72	我的书房	许渊冲
76	我的书斋	朱 健
78	萱荫阁沧桑	屠 岸
83	知道往哪儿去坐,也会安下心来	马振骋
85	我的书斋	王湜华
90	我的书房	周退密
96	碧空楼与天问楼	舒 芜
101	寒碜的冬青书屋	卞孝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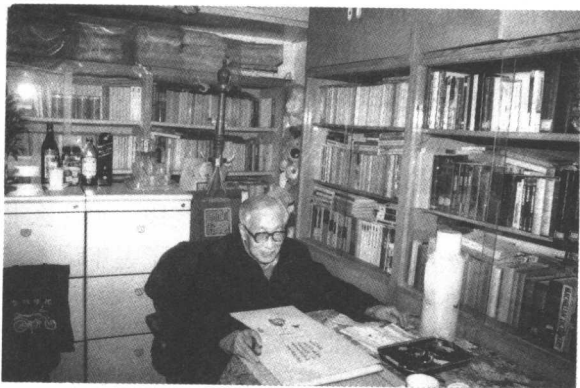
103	我的书房是分散性的	张威廉
106	书房散墨	伍立杨
109	闲话书斋	谢蔚明
111	睡斋	刘俊
113	我的书房	王辛笛
116	我的多功能厅	方成
120	“书斋”垮了	辛丰年
122	小小书房敝帚自珍	吴岳添
125	老牛堂依旧	王春瑜
127	从无到有话寒斋	柯文辉
133	如斯书房	李福眠
136	吴祖光冲进我的书房	车辐
138	藏心书屋琐记	姚以恩
144	我的书斋	黄裳
148	半橱书屋	韩羽
150	书房有张床	谢泳
153	不才从小有书房	韩石山
157	全功能厅	庞朴
159	堆书的地方	陈四益

162	书房	王稼句
166	我的书房	杨 绛
169	我睡在书房里	赵 衡
173	书斋有无中	宋 词
176	好书房设在家外	陈克希
179	我的书房	陈子善
182	偷懒的地方	彭国梁
185	我的书房	龚明德
190	一大乐事在书室	流沙河
194	我的“何足道斋”	何卫东
197	编后记	

我的书斋

绿 原

小董同志来信，约我写一篇《我的书斋》，这可给我出了难题。一是我没有过书斋；二是书读得少，够不上有个书斋；三是谈起书来，还有惨痛的记忆。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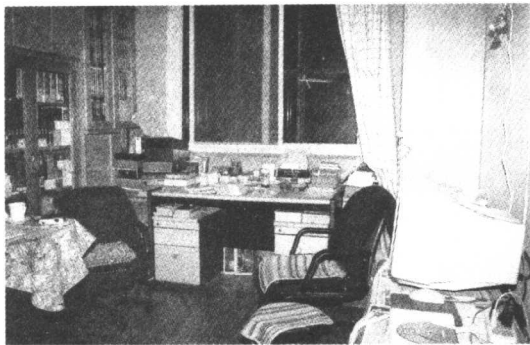
然命题作文，请原谅，就拿这三“难”来敷衍一下。

据说爱书的人没有一个书斋，要比未必爱书却拥有很大一个书斋的人多得多。看来，承认自己没有书斋，也用不着难为情了。不过，我除了起居面积始终狭小而局促，还因为“书斋”这个概念对我有一段心理距离：书斋应当是什么样子？有它比没有它又有怎么不一样？我一直不太了然，也不太关心。它似乎不单纯是个摆书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很有使用价值的西方学者所谓的 *Bibliothek*。按照它的汉语字面，再加上五颜六色的修饰语，首先总少不了高不可攀、雅不可近的

味道；依晚年受贿而蒙羞的世界级“大腕”培根的说法，这可是“保存和安歇古圣贤遗迹的神殿”。这样被启发一下，爱买书的白丁们谁敢作非分之想，把本来转不过身来的起居室叫做一个书斋呢？

刚才以“爱书”自诩，仿佛读过很多书似的，事实恰巧不然。职业所致，书倒是有一些，多少年来一直乱七八糟地塞在橱柜里、摆在桌子上、堆在地板一角。大部分是为了“将来有空”，准备去读，其中一些迄今很少翻过，有的连封面包装纸都没有拆掉；读过的几本，也是为了业务需要，想要阅读一点什么，实际上并没有读懂、读完。因此，那些书虽然和我住在一起，彼此却很陌生，行同路人，实在不敢宣称它们属于我。更糟糕的是，由于不懂自学，或者更怪生性疏懒，放书不讲次序，没有条理：几本《诸子集成》和《莎士比亚》落在一起，威尔士《世纪大纲》压在《太平广记》下面；要我找一本什么书，脑袋找破了都找不到，却忽然从墙角旧书堆里，翻出了去年记不起它来、到处向别人借的那本《外国地名译名手册》，或者一本手头正少不了的拉丁文法简编意外地出现在橱柜后层的底部。正是这样把书乱放一气，既无琳琅满目的外观，便于附庸风雅，又不能体现内在的使用价值，可作埋头做学问状。就此说我有一个“书斋”，实在不好意思。

过去的生活动荡，居处逼仄，没有一个书斋，是可以理解的。近二十年来，日子过得还算太平，住的也稍微宽敞，书斋的外在条件似乎有了。那么何如见“贤”思齐，把领地装修一番，在四面墙壁上再动电钻，钉出一排排垛墙似的取书方便的单层书架，正经八百布置出了一个书斋呢？再来没有动过的念头，无奈几次惨痛记忆犹新，想到为了几本破书耗费如许人力和物力，觉得实在划不来，也就不免心灰意冷了。小董同志，恐怕这才是我向你应命作文而不免踌躇的真正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书累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日



本鬼子打来了，为了轻装逃亡，不得不把积攒半年早点钱才买的几本《古文观止》、《千家诗》和一部《水浒》全部忍痛抛弃掉。第二次是一九四六年，在“复员”大潮的末期，买不到正规船

票，只好向水手行贿当“黄鱼”，躲在货舱底层，做“还乡”好梦，这时又不得不把抗战八年陆续杂旧书店碰到的几部英语名著和工具书全部忍痛抛弃掉。第三次和第四次在人民当家作主以后——前一次是一九五五年，两柜子新旧图书连同全部信件和稿件一股脑儿被抄走。二十五年后一部分信件被发还，图书和稿件因年深月久，显然尸骨无存了；后一次是一九六九年，适值孩子上山下乡，我将去“五七”干校，街道造反派强迫我家削减住房面积，老伴留守蜗居，随时准备被取消北京户口，这次又不得不把迫迁后根本摆不开的好几麻袋中外文图书当作废纸几分钱一斤，实际上白送了收破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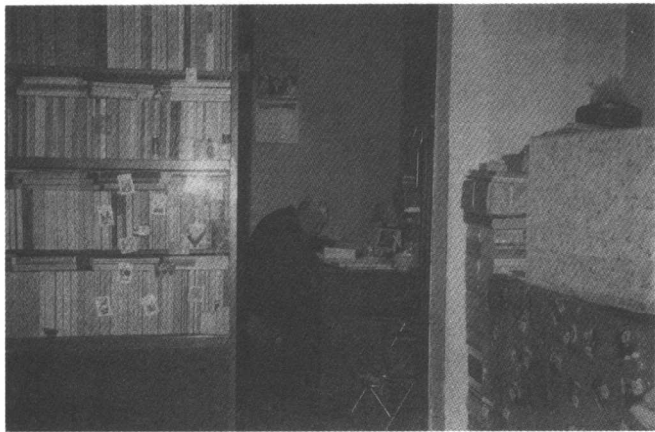
一生受过几次这样的“生死离别”，我不敢说别人，对于自己和书的因缘不能不讲点宿命论了。小时候发现，爱结网的蜘蛛有一种奇怪的本能：辛辛苦苦刚结出一面可以容身的网，忽然被一阵风雨摧毁到一丝不挂，它并不灰心，重新又一缕一缕吐丝编结；再一次摧毁，再一次重新编结；又再摧毁，又再编结……这种同灾难较劲的本领，不知在一些爱书成瘾的人身上是不是也有。近十年来，不知道怎么又有了一些书，还多多益善地多下去。在这样“多下去”的同时，我往往下意

识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变成“藏书家”,即使把书藏到“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说不定一不小心碰上什么厄运,旋踵而至的灰飞烟灭不会比我所经历的几次学界前辈的书斋的命运要好吧?不论从其中散发的书香的浓烈,还是从其中产生的学术成果的厚重来看,它们才真正称得上是书斋,而其主人才真正称得上是“精神上的富翁”。但到他们分别作古以后,我常为那许多名贵典籍的下场感到迷惘,后来听说分别捐献给了本单位的图书室,才稍微放了心,否则真不知会散失到哪儿去了!谈起书籍的沧桑史,还记得四十年代,抗战胜利不久,我在重庆地摊上买到一部皮面“国际”版《圣经小百科》(The “International” Handy Bible Encyclopedia Conrdance),扉页上赫然触目的是三位书主在三个年代的签名,签的都是西方姓名且不论,令人感叹的是一九〇〇、一九二三、一九三九这三个年代所反映的这本书每二十年易手一次的规律性。我刚买到它,不久为形势所迫,只好把它留在重庆,自己“轻装”走掉了;行色匆匆,我没有也不想在前三位书主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径直让它去找它的主人了。今天无奈又有了一些书,同任何藏书家相比,这几本破书简直连“小巫”也称不上,它们未来的下场不问可知。那么,目前且在它们的包围之中,设一张床,摆一张桌子,安一台电脑,俨然可谓乐在其中了。尽管书放得乱了一些,找起来困难重重,但信手拈来,倒也不嫌单调,偶尔还意外享受到某种乐趣。何况来日无多,就让那几本书堆在那儿,顺手抽到哪一本,随手翻翻,翻到没趣,就又塞将回去,也算物尽其用了。你说呢,亲爱的同志?

绿原,一九二二年生。原名刘仁甫,曾用名刘半九。湖北黄陂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作品有《葱与蜜》(诗话)、《我们走向海》(诗集)、《离魂草》(文集)等,译著有《浮士德》等。

说说我的“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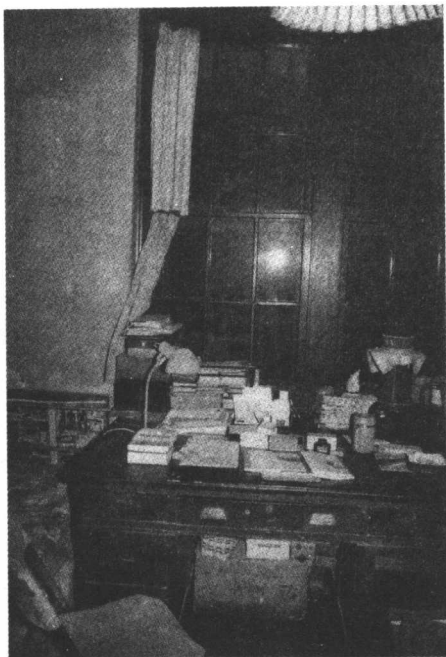
谷 林



谷林在
写作，二〇
〇二年一月
二十六日，
张阿泉摄

收到《开卷》四卷二期，并得宁文来信，告第四期为创刊三周年，拟出纪念号，令草短文说说敝寓“书房内外的情况”，即以“我的书房”命题，最好附有照片云。《开卷》始刊，一见倾心，今已积藏全套。又曾偶寄“补白”小稿，幸邀葑菲之采，从而攀附结交，喜乐无尽，何可抗忤！但我乱糟糟的起居之所，有哪间配称“书房”？住在这个院里三十多年，院子宁静空旷，地段是交通便利的中心地带。院内住有极相契合的老友，“百万买宅，千万买邻”，这还有什么可说？

那就掉头且说“内”吧。
内室两间，坐东朝西，因为是“筒子楼”，涤垢洗瑕另有公房去处，只有冰箱、微波炉以及瓶瓶罐罐都得收容安置，加一张饭桌，占了一间内室的一半。另一间，挨左壁是老伴的折叠床，东边堵了通往过道的门，横放我的木架床，稍宽些，枕畔能放两摞“大字本”，可以用来催眠引梦。我们两老住这么二十几平方米的房子，照说也可以对付了，却又老觉得转不过身来似的，症结就出在常有人把它随口唤做“书房”！



那两架床的屋子，触目惹眼的是窗下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边又是能“后放前伸”的靠背椅。那椅子是女儿第一回领到她自己的工资当天，专程跑去买来，换掉原来一条方凳，安置妥帖的。从此这里成了我的安乐窝。桌上是报刊乱书、来信去札、本子散页，尽管一团糟，我则举手可得。白日平时老伴与我各处一室，只有外孙带着作业来度长假，我的桌椅才有被分享的机缘。无非把桌上的堆垛略加规整，我们就能交互使用桌椅。当然首先让他做作业，作业完了，他会问我：“姥爷，要写东西吗？”我知道他想要背窗坐着玩会儿游戏机了，而我也总有些要动笔伏案的事件，于